

接龙桥勤礼婆斗番鬼

范翔宇

“勤礼婆”是合浦乾江妇女的讹称，乾江古称乾体，传说是最先到乾江居住的是两兄弟，因这两兄弟姓名的最后一个字，分别是“乾”和“体”二字，因此就用“乾体”作了村名。随着海上丝路开通，乾江成为始发港，乾体村逐步发展大了。到了清康熙年间，朝廷还在乾体港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乾体水师营，乾体港的知名度也就越来越高。当时男人就是出海捕鱼，剩下的都是老少妇孺，乾体女人也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，里里外外都是乾体女人一手抓，“乾体婆”的大名也就闻名廉北了。由于各种方言发音的差异，年长月久的，“乾体婆”也就被讹称为“勤礼婆”，这里当然有赞许乾体女人勤劳耐苦，大方泼辣的含义。

关于北海的形成，在老一辈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，先有地角后有北海村，而地角的原住户则是乾江人搬过去的。因此民间有云，地角是勤礼婆担鱼“担”出来的。如今地角仍然保留着廉州方言中的乾江口音，仍然保留着与乾江圩大致相同的生活习俗，仍然保留着妇女当家做主的惯例，就是最好的诠释。古往今来，勤礼婆在廉北地区有许多传奇佳话，接龙桥勤礼婆斗番鬼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。

接龙桥是北海老街城区中（约今珠海东至双水井路段）的一条石拱桥，这一带街路上有“三婆庙”（即天妃庙），又有鱼尾街、卖鱼街等专卖海产品的市场，因此，这里也就成了勤礼婆经常往来的地方。当时运销海鲜往廉州、北海的苦力中，多有勤礼婆。勤礼婆的鱼担是很有特色的，扁担呈弧形两头向上翘，两只鱼篓铺上树枝菜叶，挑起鱼担时扁担晃悠地反弹着，为了保证海鲜的新鲜度，勤礼婆得抢时间、争速度，一边小跑一边呼号，显得强悍泼辣。因此，鱼尾街、卖鱼街一带总少不了勤礼婆风风火火的身影。

据说北海港自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经粤海关暗中允许给英国轮船停泊装卸货物之后，法国、美国也纷纷踏上北海港，他们之中有传教，有做生意的，但也有来做一些见不得人勾当的，贩卖鸦片就是其中之一。自北海关开放，英国领事馆成立的1877年起，至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从北海口岸通过“正常渠道”运入北海的鸦片共一万零九百三十二担，致使市民中吸鸦片者达20%，官僚兵痞中吸鸦片者达50%，这种强盗行径当然引起了北海民众的强烈不满。

有一天，以“测量”北海港为名来到北海的英国人皮特像往常一样，趾高气扬地从后街的“番鬼区”（后街东段的兴华街当时是外国人集中居住地段，常年居住的外国人超过三百多人，因此北海人称之为“番鬼区”）走出来，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晃荡着向沙脊街走去。由于鸦片的毒素，接龙桥上不时聚有三几个没精打采的烟鬼，懒懒洋洋地晒太阳或吸食鸦片。皮特见状，就走过去恶意取笑：“为什么你们北海人见了我们总是点头哈腰（指吸鸦片烟的），挺不起脊梁呢？东亚病夫就是这样的吗。”

这时，刚好勤礼婆二娘卖完海鲜，挑着一对空鱼篓走上接龙桥，见皮特一脸奸笑的样子，知道他又在不好意的侮辱北海人了，于是挺身而出，大声说：“温（方言：我们）北海人见了你不是点头哈腰，而是被你的丑样惊吓。你们这些结毛怪的样子太丑了，看见了屈突（方言：令人作呕），不想和你们打照面！”

皮特见是个满身鱼腥的妇女在顶撞自己，洋人优越感一下子膨胀起来，指着勤礼婆哇哇叫道：“你这个小脚女人，没资格在这里吵嘴。”

二娘也毫不示弱地反驳：“整条街都是温担鱼担出来的，怎子（方言：怎能）由你翻蛮（方言：野蛮不讲理）！”

皮特见二娘没有半分退让的样子，更加觉得自己不能因就罢休，一定要给一个下马威争脸面。于是，他阴险地笑了笑说：“如果不是这里的男人都是只懂抽鸦片的东亚病夫，没有力气干得了什么，为什么要依靠你们这些女人抛头露面来维持生活了？”

二娘着急了，哈哈一笑，朗声反驳：“听说你们英国的皇帝也是个女人来当，如果不是你们那里的男人什么都不懂，为什么要依靠一个女人来当家呢？”

皮特说：“你们国家不也是一个老女人当政吗。”

二娘答说：“是啊，但温都只是把她看成是帮小皇帝看家，做小皇帝保姆的呀，温从来没有人叫她做女皇呀。”

皮特虽然以“中国通”自居，但是，他不知眼前的勤礼婆是多么厉害的角色，他更不知道当地民谚有云：无怕天落雨，就怕勤礼婆的嘴，就是对勤礼婆善言巧辩滔滔不绝的赞许。

皮特于是另出一招，指着接龙桥头那几个烟客说：“中国有古话：‘手无缚鸡之力，很适合你们这里的男人。’”

二娘立即回答：“温北海有句老话很衬你：山猪学吃糍，犒驢（猴子）学放炮（鞭炮）！”

皮特这一下子可听不懂二娘的讽刺了，他以为二娘是用猪呀、犒驢（猴子）呀之类来骂他，于是自我解嘲地说：“好男不和女斗。”边说边悻悻地离开了接龙桥。回到“番鬼街”，皮特又提起“山猪学吃糍，犒驢学放炮”时，有人告诉他，这是勤礼婆在骂他是连她家里养的猪狗、犒驢都不如的野种，不懂却装懂。皮特听了别人的解释之后，连声说：“北海的勤礼女人实在厉害！”

选自《乾江史话》

